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第二回 訊鴛鴦鳳姐受虛驚 救妙玉香菱認親父

話說林黛玉候深夜人靜之時，獨坐繡榻，剔亮燈燭，焚起一爐好香來，意秉虔誠，拿起葫蘆，秋波凝睇，觀向玻璃小鏡中一看。但見裡面十分寬敞，隱隱有樓台殿閣之形，越看越真，宛如大觀園的景況；又仔細看去，卻又像自己住的瀟湘館。又見寶玉在那裡捶胸跺腳，嚶嚶大慟，耳內倒像彷彿聽見他哭道：「林妹妹，這是我父母所為，並不是我負心。你在九泉之下不要恨我。」黛玉看著，不覺一陣心酸，眼中流下淚來，忙用手帕拭擦，心中暗忖：這個小小葫蘆，如何這般奇妙，真是仙家之物，所謂壺中日月、袖裡乾坤了。想罷，復又將葫蘆放在眼上看時，卻又不見大觀園了。又像昨日拜警幻時所見的太虛幻境的光景，忽見寶玉從迎面遠遠而來，漸近漸真，一直到了自己的面前，大嚷道：「妹妹原來在這裡，教我好想啊！」黛玉唬了一跳，忙放下葫蘆，望迎面一看，宮門關得好好的，微聞外邊簾櫳一響而已。黛玉怔了半晌，又拿起葫蘆來看時，只見寶玉還在面前，並非從前的打扮。頭戴僧帽，身穿僧衣，向著他笑道：「妹妹，我可真當了和尚了！」言還未盡，只見一個癩頭和尚、一個跛足道人一齊上前，挽了寶玉就走，漸走漸遠，漸漸的不見了。看的黛玉似醉如癡，正欲放下葫蘆時，耳內隱隱似聞哭泣之聲。又定神看時，卻又似榮國府的光景。只見三個人哭作一團，一個好像王夫人，一個好像寶釵，一個好像襲人。黛玉看著也自傷心。忽見四面黑雲布起，將葫蘆內罩得漆黑，一無所有了。

黛玉放下葫蘆，癡癡呆呆的坐著，思想適才葫蘆內看的那些光景，心中七上八下的，一時也參解不透。又恐怕驚醒了眾人，少不得又要盤問，只得攜了蠟台，拿了葫蘆，悄悄的仍舊回至套間裡。只見金釧兒仍是鼾然沉睡，便輕輕的收了葫蘆，吹了燈，解衣就寢。意欲在枕上尋思，誰知吃了仙丹、仙酒，精神滿足，頭一著枕便栩栩睡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梳洗已畢，便先往赤霞宮謁見元妃。元妃獨居寂寞，聞黛玉到來，不勝之喜。先行了君臣之禮，後敘些姊妹之情，十分親熱。元妃又說迎春不久也要歸位的話，直留著吃了早膳方回。元妃隨即差了些宮娥來問安，又送了許多禮物。

接著，警幻仙姑也來回拜，黛玉又將葫蘆內所見的光景，再三求教仙姑，仙姑只道：「不久自知，天機不可預洩。」黛玉也不好深究。警幻去後，又有尤二姐、尤三姐姊妹來望，不過彼此敘了些別後情況。黛玉也都一一的回拜。這些節目，不須多贅。

這一日早飯後，黛玉在院中閒步。正看這些仙女們用甘露澆灑那絳珠仙草，只見晴雯打扮的齊齊整整，笑嘻嘻的走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好幾日也沒到外邊逛逛去，今日閒暇無事。我到小大奶奶家去，和他們說說話兒，姑娘可肯教我去麼？」

黛玉道：「總是閒著呢，你就逛逛去，見了他們替我問候。」

晴雯答應了，笑著喜喜歡歡的去了。

莫有一盞茶時，只見他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道：「你們快瞧來，前邊來了一個女人，那個樣兒好磕碜怕人啊，好像鴛鴦姐姐似的。」黛玉等聞言，一齊走出宮門看時，只見那個女子披頭散髮、張目吐舌、踉踉蹌蹌而來。晴雯見人多了，乍著膽子問道：

「你可是鴛鴦姐麼？」只見那女子舌伸唇外，口不能言，惟有點頭流淚而已。黛玉見這般光景，心下早已明白，便教金釧兒快叫仙姑那裡去告訴說：鴛鴦姐來了，求仙姑快來救一救。金釧兒答應著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這裡晴雯與眾仙女，將鴛鴦攙進房中。不一時，只見金釧兒跑的喘吁吁的進來，道：

「仙姑給了一粒仙丹，教用甘露調化，一半兒點在舌上，再將那一半兒吃了下去就好了。」晴雯接來，即忙如法調治。不多一時，果見他日垂舌斂，這才睜開眼睛哭了出來，道：「我好苦啊！」晴雯忙叫道：「姐姐，你瞧我們都在這裡呢！」鴛鴦望四下裡看了看，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兒，怎麼林姑娘也在這裡，你們怎麼就湊到一塊兒了呢？」黛玉未及回答，晴雯又道：

「這裡是太虛幻境，林姑娘前身是這裡的瀟湘仙子，這就是他的絳珠宮，我們都是薄命司的仙女，所以你如今也到這裡來了。」鴛鴦聞言點了點頭兒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們可曾見老太太來？」黛玉聞聽老太太三字，心中驚訝，忙道：「你怎麼問起老太太來了，莫非老太太也歸了天了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前兒晚上老太太歸了天了。我想，我服侍了他老人家一場，將來也沒個結果，又恐怕後來落人的圈套，趁著老太太還沒有出殯，我就把心一橫，恍恍惚惚的像個人把我抽著上了吊了。我模糊記得，好像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似的。後來我心裡一糊塗，不知怎麼就到了這裡了。」

黛玉一聞賈母仙逝，不覺慟哭起來。晴雯忙道：「姑娘你又糊塗了，老太太歸了天，大家正好團圓，你哭的可是那一條兒呢？」黛玉忙拭淚道：「我也忘了情了，這也是我平日哭慣了的緣故。」正然說話時，只聽見院子裡有人說道：「鴛鴦姐姐來了麼？好快腿啊！我倒奔忙了一夜，他倒走到我頭裡了。」

大家看時，卻是秦氏，進門便道：「金釧兒，快倒碗茶來喝喝，今兒可把我乏透了。」黛玉迎著笑道：「你看你累的這個樣兒，你既有這個差使，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一聲兒呢？」秦氏道：「警幻只是催著教快去，連我換衣裳的空兒還不容呢，那裡還有工夫告訴你們！」黛玉道：「大奶奶坐下歇歇兒罷。」於是，大家一齊坐下，仙女們捧上茶來。

茶罷，黛玉先問鴛鴦道：「老太太好好的，得了什麼病歸了天了？」鴛鴦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大老爺弄出事來了，家產也抄了，和東府裡的珍大爺一同發往軍台效力去了；又搭著二老爺在江西作糧道，也革職回家來了；寶玉又瘋的人事不省的。姑娘你想，老太太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如何禁得這些懊糟呢，所以一天一天的老起來了，不過在炕上病倒了不多幾日兒，就歸了天了。這個老人家既沒在這裡，卻往那裡去了呢？」秦氏道：「我想老太太是年尊了的人，未必同我們一樣，只怕壽終了要歸地府罷。」鴛鴦便著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可又不撲空了嗎。小大奶奶，你把我弄到這個地方來，你還得把我送到老太太那裡去，我才依你呢。」黛玉聞言，又覺傷心起來，道：「鴛鴦姐姐你不必著急，等我見了警幻仙姑，問准了老太太的下落，咱們再作商量。你且說二位太太和奶奶們、姑娘們的光景，也還都好麼？」鴛鴦道：「二位太太的身子都還康健，只有家中遭了許多不幸，也都臉上露了老了。二姑娘怪可憐見兒的，生生的被二姑爺折磨死了，不知可曾到這裡來？」秦氏道：「來了好些日子了，現在元妃娘娘那裡住著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也是前兒才知道的，還莫有過去瞧他呢。」鴛鴦又道：「三姑娘也出了嫁了，就是路太遠些，四姑娘還是照常不言不語的，似乎心裡另有一番高見似的。珍大奶奶也露了老了，珠大奶奶還是照舊，璉二奶奶也病的不成樣兒了！誰知抄家的事裡頭也干連著他呢，把他屋裡抄了個乾乾淨淨，搭著老太太的事情上，又沒錢又受褒貶，已經發了幾個昏了，還不知如今是個什麼光景兒呢？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怕他也是我們這一伙兒的罷！好，他來了咱們這裡更熱鬧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熱鬧什麼呢，不過是兩片子貧嘴，怪討人嫌的！」秦氏又笑道：「姑娘說的這個話，我倒怪他的呢。那一日，我還到大觀園警教了他一回，只是他這個心總不醒悟麼。」大家正說話間，只見眾仙女送上晚飯來。黛玉便命將那日仙姑送來的酒燙了來，大家吃了幾杯。飯畢，嗽口吃茶，又說了一會閒話兒。秦氏告辭，各自家去了。

當夜，黛玉就留鴛鴦在自己房中睡宿，乃悄悄的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才說寶玉瘋了，我來的時候，我只知他病著呢，是為丟了通靈玉的緣故，不知後來到底為什麼瘋了呢？」鴛鴦歎道：

「姑娘，你還不知道呢，就是姑娘去世的那一天，那邊就娶了寶姑娘過來了。誰知寶二爺揭了蓋頭一看，大嚷起來道：『給我娶的是林姑娘，怎麼又換了寶姑娘了呢？』太太就安慰他道：

『你林妹妹如今病的要死呢，所以才把你寶姐姐娶了過來了。』寶玉聽了，就昏了過去。後來甦醒過來，就發起瘋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個話我不大明白。咱們這樣人家，給寶二爺定親自然要個三媒六證，行茶過禮才是，怎麼我連一點聲氣兒也不知道呢？況且寶姑娘也是一位千金小姐，難道說要娶就立刻娶嗎？既是娶了寶姑娘，寶玉又為什麼嚷出林姑娘的話來，難道拿我給

寶姐姐頂名兒嗎，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鴛鴦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都是我們璉二奶奶乾的勾當。姑娘記不得上年老爺把寶玉二次送到家塾裡唸書去了，老爺就向太太說，寶玉也大了，也該定得親了。太太就把這個話回了老太太。璉二奶奶就在旁邊插嘴道：『現放着金玉姻緣，再往那裡找去呢。』他就一力的慫恿著，悄悄的向薛姨太太說了。姑娘你想，我們這樣的人家，寶玉那樣的品格，姨太太有什麼不肯的呢，一口就應承了。這些事原是瞞著寶玉作的，寶玉全不知道。後來襲人知道了，就將寶玉素日和姑娘你們倆小小兒在一處長大的情分，告訴了太太，並且說，寶二爺因那年紫鵲說了句玩話就病成那個樣兒，如今若聽見給他定了寶姑娘，他斷然是不依的。太太也為難起來，就說個這個話為什麼不早說呢，如今生米已經做成熟飯了，難道好意思去向姨太太家說著退親麼。璉二奶奶就說不妨事的。他就想出這條妙計來了。後來寶玉病的狠了，老太太要娶過寶姑娘來衝一沖喜，他就說，趁著寶玉如今病的糊塗著呢，姑娘又病的著緊呢，把雪雁叫了過來，攙著寶姑娘拜堂，哄哄寶玉，就說是林姑娘。哄的寶玉果然歡天喜地的拜了天地，進了洞房，揭了蓋頭一看，是寶姑娘不是姑娘，氣的寶玉大叫一聲昏倒在牀上。眾人正忙亂著救他的時候，那邊瀟湘館的人來報說，姑娘也沒了氣兒了。」黛玉聽到這裡，不由的「噯喲」了一聲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忽然笑道：

「仍舊把寶玉弄瘋了，也算不得什麼妙計。」鴛鴦看出黛玉的光景，自悔把話說冒失了，連忙解勸道：「這都是過去的事了，姑娘如今位列仙班，何必又尋煩惱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不必提他了，我們睡覺罷。」於是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。鴛鴦便先到警幻處，謝了賜藥之惠，講了一回天機，又與秦氏並尤家姊妹敘談了一回，這才到了赤霞宮。守門的小太監問明了來歷，奏了上去。不多一時，元妃升殿，將鴛鴦直進，先行了大禮，一旁侍立。元妃降旨，詢問家中別後的情事，鴛鴦一一的跪奏明白。只見元妃面含怒色道：「這些事體，前日二姑娘已經告訴過我了，雖是家運使然，到底是鳳丫頭恃才妄作，老太太、太太為其蒙蔽所致。前兒警幻在我這裡提及寶玉與林妹妹的一段因果，我心深為淒惋。今兒聽你所言，鳳丫頭真真的不是個人了。你也沒問警幻，老太太如今現在何處？」鴛鴦奏道：「奴才問過警幻了，他說我們這個太虛幻境，在上界之下，下界之上，原是個虛無縹渺的所在，不是這裡有名兒的人是不能到的，老太太是壽終的人，必要先歸地府，見過閻君，稽查過善惡，然後送往上界去與去世的祖先相會的，豈能到這裡來呢。」元妃道：「老太太貴為一品夫人，生平謹慎，樂善好施，並無過惡，就到閻君那裡也無甚可怕處，惟是那些刀山劍樹、牛鬼蛇神，老人家未曾見過，不免受些驚恐，且又無人服侍，如何是好？」鴛鴦奏道：「奴才原為老太太來的，奴才的意思要求警幻指引一條明路，親身到地府是訪一訪老太太的下落。奴才住在這裡，心裡如何得安呢！」元妃聞奏，沉吟了半晌，點點頭兒道：「你這個丫頭真是個好的，可嘉之至。前兒警幻說鳳丫頭不久也要來的，等他到來，我自有道理，你也歇息幾日。你且到二姑娘屋裡坐著，說說話兒去罷。」說罷，元妃起身回宮去了。

這裡宮娥引了鴛鴦到西邊一個小小院落，三間正房，卻蓋得十分別緻。只聽迎春在內問道：「鴛鴦姐姐來了麼？」鴛鴦聞聽，連跑了幾步，進門先請了安。迎春含淚拉起，問了些別後家中的情事，彼此傷感了一回，就將鴛鴦留下作伴，差人告知了黛玉。黛玉隨即也來會了迎春。過了幾日，又接迎春到絳珠宮居住，二人閒暇無事，不是下棋就是吟詩，倒也十分快樂。

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王熙鳳自從物故之後，一靈真性悠悠蕩蕩，不知身在何處。但聽一片哭聲，低頭下視，只見自己停在牀上，賈璉、平兒、巧姐以及丫環僕婦，繞牀慟哭，心中恍然大悟。意欲飛身下去，只覺有兩個人兩邊攙架起來，行走如飛，腳不沾地。

走了有頓飯之時，覺得眼界光明，前面顯出無數的樓台殿閣。

正然心中歡喜，忽聽攙他的那兩個人罵道：「小蹄子，我當你日頭長晌午呢，你也有今兒麼？」鳳姐唬了一跳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尤二姐、尤三姐姊妹二人。鳳姐道：「噯喲！我當是誰，原來才是你們這兩個東西，怎麼開口就罵起我來了？」尤二姐罵道：「你便怎麼！這裡又是你們的榮國府？你又是當家奶奶莫人敢惹？我今兒可要報仇呢。鳳丫頭，我且問你，我好好的在外邊住著，又礙不著你的什麼事，你為什麼把我誣到家裡去，千方百計折磨死了我，你這才舒服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，你既然嫁到我家，難道教你在外頭住一輩子，到底算個什麼名色兒呢。我好意收拾了房子，親自把你接回來，樣樣讓你占個頭分兒。你自己命小福薄，消受不起折受死了，你倒不領我的情，反倒嘴裡噴出這些話來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巧辯，你把我搬到家裡來了，姐姐長，姐姐短，那一件事情我不是看你的眉高眼低呢，那一點兒把你敬錯了？你不過為的是那個漢子。把我擺佈死了，你就該守著漢子過個白頭到老啊，怎麼也跑到這裡來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噯喲喲，好個沒臉的東西，越發說上樣兒來了。什麼老婆咧、漢子咧的，你既然正經，為什麼二爺回來了幾天兒你就懷上孕了呢？你看那些日子，就把你狂的，成天家齜牙咧嘴的，又想吃酸的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生兒養女，原是人所共有的大道理，有什麼怕人的呢，難道你的巧姐是你在娘家帶來的嗎？」尤三姐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張嘴那裡說得過他呢。你只把他撇倒，剝了他的衣裳，等我取出傢伙來收拾他。」說著，唰的一聲拔出鴛鴦劍來。

鳳姐一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見前邊不遠有一帶紅牆，他便兩手擦衣，往前就跑！尤三姐隨後趕來。

只見迎面來了個美人，後面跟著兩個人，捧著盒子冉冉而來。鳳姐一見，高聲嚷道：「快救人啊！尤家三丫頭要殺人呢！」原來前面來的正是鴛鴦，奉元妃之命與迎春、黛玉送果子去。

鴛鴦留神一看，認得前頭跑的是鳳姐，後頭趕的是尤三姐，連忙跑了幾步，將鳳姐攬在懷內，喝道：「三姑娘，不得無理，娘娘聞知，取罪不便。」尤三姐收了寶劍，笑道：「我嚇唬鳳丫頭呢，那裡就殺了他了呢。」鴛鴦攬著鳳姐的手道：「二奶奶，你老人家怎麼也來了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倒不願意來呢，可由得我嗎！這是什麼地方這樣體面，你們如何都在這裡？」鴛鴦道：「此乃太虛幻境，有一位警幻仙姑，那中間正殿，便是仙姑的住處。這東邊一帶紅牆，是元妃娘娘的赤霞宮。那西邊一帶粉牆是林姑娘的絳珠宮。兩邊的配殿，都是『怨粉』、『愁香』、『朝雲』、『暮雨』、『薄命』、『癡情』等司，就是我們這些人的住處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呢，難道連個宮也沒有嗎？」鴛鴦道：「有呢，東廊下第一所就是二奶奶的宮。」

警幻說來，我們都是這些司裡的一伙冤家，惟有二奶奶是這些司裡的一個總冤家頭兒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我們如今先到那一處去好？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跑的頭髮也鬆了，褲腿也散了，咱們就近先到赤霞宮二姑娘屋裡歇歇，梳洗梳洗，見過了娘娘，再往林姑娘那裡去，路也順便些。」鳳姐道：「這都是尤家三丫頭，鬧的來把我一輩子的臉都丟了。」回頭又向尤三姐道：「你提防著就是了。你二姐姐呢？眼錯不見的就沒影兒了」尤三姐只不答言，抿著嘴兒笑。於是，鴛鴦先差兩個小太監，將果盒送到絳珠宮去，三人同至赤霞宮迎春房裡。

鳳姐道：「怎么二姑娘沒在家嗎？」鴛鴦送上茶來道：「二姑娘是林姑娘接了住著去了。二奶奶也乏了，吃了茶歇一會兒罷。」遂命宮娥們舀水，取了妝奩來。這裡鳳姐重新打扮，整理衣裳，鴛鴦便先進宮啟奏元妃去了。約有頓飯之時，才走出來道：「娘娘身上不大爽快了，不肯出來見人。聽見二奶奶來了，倒像有些嗔怪的意思，親筆寫了一道懿旨封了，命我發給二奶奶自己開讀呢。」鳳姐吃了一驚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，我又不認得字，這不是難我嗎？」鴛鴦道：「不如我們都到絳珠宮，見了林姑娘和二姑娘，教他們念給二奶奶聽好不好？」

鳳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只見方才送果子的兩個小太監回來道：

「果子送到了，二位姑娘在娘娘上叩謝。」鴛鴦道：「你們來的好，這是娘娘的一道懿旨，你們背起來，頭裡往絳珠宮去。」

於是，三人出了赤霞宮，慢慢的行來，約有二里之遙，早到絳珠宮門首。只見金釧兒、晴雯笑嘻嘻的迎了出來道：「二奶奶可好？尤家二姨奶奶說二奶奶來了，我們在這裡等了好半天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原來你們這兩個小蹄子也在這裡呢，好熱鬧啊！」晴雯笑道：「二奶奶的這個嘴，總莫有改一點兒。」

於是，大家進了宮門，只見秦氏、尤二姐在院中，彼此問了好。

只聽簾櫳響處，迎春、黛玉也迎了出來，大家相見，悲喜交集。

敘過寒溫，剛要歸坐，只見鴛鴦走來道：「娘娘有旨給二奶奶的，請二位姑娘代為宣讀。」迎春道：「他才來了就有什麼旨意呢？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才到了赤霞宮，娘娘說今日不大爽快，未曾見面就降了這一道旨意。因二奶奶不識字，所以帶過來，請姑娘們宣讀著他聽。」迎春道：「請過旨來，我就替他宣讀。」黛玉忙道：「這樣使不得，娘娘有旨，必須排下香案，令鳳姐磕了頭，跪聽宣讀才合禮呢。」晴雯聽了，忙移了香案過來，供上旨意。鳳姐只得恭恭敬敬的磕了頭，端端正正的跪在那裡。迎春這才打開懿旨，高聲念道：

蓋聞閭儀闈范，端有賴於賢媛；三從四德，望允乎乎內助。茲爾王氏熙鳳，質雖蘭蕙，識雜薰蕕；利口覆邦，巧言亂德。堅貞自守，倖免帷薄不修；利俗薰心，竟蹈簾篋不飾。家資抄沒，子孫無可立錫；骨肉流離，功業都成畫餅。況復妄言金玉，使疾情怨女紅粉埋香；巧弄機關，致薄倖情郎緇衣托鉢。揆厥由來，罪莫大焉！本應除名仙籍，罰赴輪迴。但念爾賦性聰明，言詞婉妙。斑衣戲彩，效老萊子之娛親；菽水承歡，法子輿氏之養志。功堪補過，罪可從輕。恭惟祖母太夫人，鸞駢未返，鶴馭難逢。魂飄閬苑之風，魄冷瑤台之月。九重泉路，不無牛鬼蛇神；十殿森羅，半是刀山劍樹。皤皤白髮，難免恐怖之憂；渺渺黃泉，誰是提攜之伴？今敕熙鳳擬正，遂爾孺慕之初心；鴛鴦擬陪，成彼殉主之素志。並錫雲車二乘，內監二名，夙興夜寐，早抵豐都。事竣功成，速歸幻境。於戲，餘一人棄其瑕而錄其瑜，用觀後效；爾熙鳳勉其新而革其舊，以贖前愆。曰往欽哉，勿負乃命。

眾人聽畢，都吃了一驚。鴛鴦道：「我久有此心，適見娘娘親筆書旨，我就猜著幾分是為這件事，如今可遂了我的心了。」只見鳳姐還在地下跪著發怔，黛玉笑著拉他道：「念完了，你起來罷。你的差使到了。元妃娘娘派你往地府找老太太去呢。恭喜，恭喜！」鳳姐這才起來，道：「我不信這個話。方才念的都是些文話，我一句兒也不懂，你們講給我聽聽。」迎春遂又念一句講一句，逐句講完。大家俱不言語，都抿著嘴笑。

鳳姐拍手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天在頭上呢，冤屈死我了。抄家的事，原是大老爺和珍大哥哥鬧出來的亂子，我不過是放了點子零碎帳在外頭，月間求幾個利錢。這就算『簾篋不飾』？把天大的不是都安在我頭上了。那一年，東府裡的大老爺生日，我在後園裡撞著瑞老那一個小短命鬼兒，弄的我臉上很沒個意思。大概把這一案，又給我安上『帷薄不修』了。」迎春笑道：

「二嫂子，你沒聽明白。娘娘原寫的是『倖免』兩個字，並非說你實有其事。」鳳姐道：「這也犯不上說到『倖免』的上頭啊。」晴雯忙插嘴道：「這個二奶奶，怎麼不是倖免呢。那一天，要不是二奶奶的志謀高，瑞大爺的膽子小，倘若他是個冒失鬼，情急了不管青紅皂白，把你老人家一抱了抱到山子石背後，那可如何能夠倖免呢。」鳳姐啐了一口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，小蹄子越發說上樣兒來了。」尤二姐笑道：「晴姑娘，好孩子，你一說怎麼就說到我心坎兒上來了呢。」招的眾人都笑起來。

鳳姐著急道：「你們聽正經話罷。前兒我來的時候，寶兄弟好好的在家裡和寶妹妹小兩口兒一盆火兒似的。那一天，到舅老爺家去，巴巴兒的打發焙茗飛馬跑回告訴說，二爺不教二奶奶在風地裡站著。這都是鴛鴦姐姐親眼見的事，這如今旨意上寫的什麼『緇衣托鉢』，這不是冬瓜拉到茄子地裡去了。這不是，林妹妹現在這裡呢，你和寶兄弟兩個人肚裡的事情，我如何能夠知道呢。因為老太太說寶丫頭穩重、林丫頭多病，我不過是順著老人家的桿兒爬，就說了句現成的金玉姻緣的話。

大主意也還要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作主兒，那裡就能由著我呢。我要是你們兩個人肚裡的慧蟲，能夠知道你們兩個人的心事，我要肯說金玉姻緣的話，就教我嘴上長個大疔瘡，爛了舌頭」

黛玉正色道：「鳳姐姐，你說的都是些什麼話。適才責備你的這些話，乃是元妃娘娘的旨意，與我什麼相干呢。你如果委屈的受不得，就該往赤霞宮喊冤去，這些閒話在這裡說給誰聽呢！」說著，賭氣到裡間屋裡去了。

迎春道：「二嫂子，你也不能沒不是。姻緣呢，固然有個天定，你為什麼趁著人家病的要死，把人家的雪雁叫過去攙著寶妹妹哄寶兄弟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已經把事情乾錯了，可教我再有什麼法兒呢！少不得要弄神弄鬼的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二孀娘不必焦躁，也怨不得元妃娘娘嗔怪，也不怨得林姑娘生氣，總是二孀娘平日精明強幹的過餘了。俗語說的，『功之首，罪之魁也』。這也不必提了，且和鴛鴦姐姐商量明日如何起身才是正理。」迎春向晴雯道：「你該差人到廚房裡去問問，飯得了沒有？只怕你二奶奶鬧了這大半天也餓了。」晴雯答應，自去料理。這裡迎春便拉了鳳姐，一同進裡間來瞧黛玉。

只見黛玉面朝著裡躺著，鳳姐便歪在炕沿上，搬過黛玉的臉來，摟在懷裡笑道：「姑奶奶，你別生氣了，都是小的的不是。

要打要罵，我情願領。我明日就往地府裡去呢，姊妹們也親親熱熱的說半天話兒罷。我明兒到了外頭，打聽著寶兄弟如果出了家時，那怕海角天涯呢，我總把他找了回來，雙手兒送到妹妹懷裡，將功折罪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饒了他罷。你聽他說的怪可憐見兒的。」黛玉不由得也笑了。回過手來輕輕的打了一下道：「我看你這貧嘴，幾時才改呢。」只見晴雯走來回道：「酒席已經擺下了，請吃酒罷。」於是，三人走了出來。只見擺了兩席酒，迎春向黛玉道：「我們六個人坐一席，好說話兒。那一席挪下些，讓鴛鴦姐姐他們坐罷。」於是，黛玉、迎春、秦氏、鳳姐、尤二姐、尤三姐坐了一席，那一席便是鴛鴦、晴雯、金釧兒、瑞珠兒坐了。

正然飲酒敘談，只見警幻差了一個仙女來報說：「你們的親戚又來了三個，一位奶奶，一位尼姑，還有一位道士呢。」

眾人都詫異道：「道士是誰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莫非就是那年送我來的那個跛道士罷？」仙女道：「這個道士並不跛，他說是送他女兒來的。」眾人聽了，越發摸不出道人是誰？

列公，你道這個道人是誰？原來就是甄士隱。自從那日草庵別過了賈雨村，來到薛蟠的門首，正值香菱產厄，甄士隱就在空中將袍袖一展，只見香菱的靈魂出殼，隨了他來，飄飄蕩蕩，走夠多時。士隱叫道：「英蓮，我的兒，你認得為父的麼？」香菱正然心中迷迷惑惑，忽聽有人叫他，止步留神細看。只見一位道士，鶴氅綸巾，仙風道骨，站在面前。香菱倒退了幾步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把我引到那裡去？我們薛家可不是好惹的。」士隱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那裡知道，我就是你生身之父，姓甄名費字士隱，家住姑蘇閶門內，仁清巷葫蘆廟旁。你母親封氏，膝下無兒，單生你這一女，小名英蓮。五歲上，因上元佳節家人霍啟抱你到街上去看燈，一時丟失，霍啟懼罪潛逃。後來葫蘆廟失火，延燒了家產，我與你母親投奔你外祖家棲住。

那年遇見一僧一道，我就棄舍紅塵，隨他們出家，如今已修成半仙之體。今知你孽債已滿，特送你到太虛幻境結案，以完父母之情。」香菱聞言，連忙跪倒，拉住士隱的袍袖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女兒長了二十多歲，只知為人拐賣，並不記得家鄉住處，父母何人。至今才能認著父親，不知我母親現在何處？爹爹可把我領了去見見母親。」士隱歎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母親如今現在你外祖家，你今並非生人，陰陽路隔，豈能相見。你也不必悲傷，母女後會有期。你今且同我到太虛幻境與你們那些姊妹相逢，亦可稍慰寂寞。」香菱聞言，止哭問道：「姊妹又是何人？」士隱歎道：「到彼自知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攙了香菱，緩緩而行。

走夠多時，轉過了一個山灣，只見一個女子披頭散髮，血跡模糊，號泣踉蹌而來。士隱指著，笑向香菱道：「這不是你們的一個姊妹麼！」香菱聞言，嚇了一跳，搶步上前仔細一看，忙問道：「你不是龍翠庵的妙師父麼？」那女子也抬頭一看道：

「你不是香菱姑娘麼？」原來這女子果是妙玉，自從那日被強盜劫去，因眾強盜都要搶先，各不相讓，爭鬧起來。內中一個強盜憤極，大吼一聲，一刀將妙玉殺死。他的那三魂七魄聚在一處，只因迷了路徑，身無所歸，正然悲泣。忽見了香菱，真如見了親人一般，遂將那夜被劫，眾盜爭風遇害的緣由，細訴了一回。香菱也將自己產厄，認了父親的話說明。只見甄士隱上前，向妙玉臉上噴了一口仙氣，就像戲台上放了一股松香火亮兒似的，大家都吃了一驚。仔細看時，只見妙玉渾身血跡全無，依然是花容月貌，越顯得豔麗非常。香菱、妙玉一齊歡喜，拜謝了士隱相救之恩，大家齊奔太虛而來。

又走不多時，只見前面一片光明，真是琉璃世界，層樓聳翠，飛閣流丹。遠遠來了一位仙姑，向士隱稽首道：「老先生辛苦，了此一段因果。」士隱也稽首笑道：「因果雖了，只怕還不能結局呢。」乃向妙玉、香菱道：「這就是警幻仙姑。」

二人一齊上前施禮。警幻笑道：「二位賢妹，你們在紅塵中鬧了這些年，不知可享了些什麼福？」二人齊道：「弟子等愚蒙，

全賴仙姑指引。」警幻連忙攙起，笑向土隱道：「老先生請到前殿歇息，我領他們到絳珠宮去，教他們姊妹大家相會。」香菱忙道：「爹爹不要悄悄的走了。」土隱道：「我今日也乏了，且在前殿打坐一宵，明早回山。我尚有囑咐你的言語，你放心去罷。」說畢，自去前殿打坐去了。於是，警幻先差了一個仙女去報信，自己隨後攜了他二人的手，並肩緩步而行。

這裡晴雯等一聞仙女來報，即出席來看，果見他三人來了。

喜的金釧兒拍手笑道：「我們這裡越發熱鬧了。」大家彼此問了好，進了宮門，黛玉、迎春、鳳姐等也都迎了出來。大家相見，悲喜交集，不必細贅。警幻先道：「大家仍舊坐了席，方好說話。我與妙姑吃素，就在榻上小炕桌兒上坐罷。」於是，他二人便在榻上對面坐下，香菱便挨著黛玉坐下。遂將寶玉中了鄉魁、跟了和尚去出家的話，以及襲人嫁了蔣玉函並夏金桂施毒自害的這些事，一一的告訴出來。眾人聽了，也有詫異的，也有傷感的，也有歎息的，也有稱贊的。惟有林黛玉眼圈兒一紅，低頭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秦氏道：「寶二叔銜玉而生，本就是胎裡帶來的仙體，日後成了正果，未必無相見之時，何必悲傷。我們今日大家聚會，正該破涕為笑才是。換熱酒來，大家且吃幾杯。」於是，仙女們斟上酒來，一齊舉杯相讓。

只見鳳姐擎杯向妙姑笑道：「妙師父，自從那日大觀園被盜，後來聽見你被賊人劫了去，我就一夜也沒合上眼兒。我想你這麼個嬌嬌滴滴的人兒，一個強盜也還支撐不住，何況一伙強盜呢！底下的話我可就不敢說了。」妙玉聞言氣的把桌子一拍，道：「二奶奶這是什麼話！我如今拚著一死，原為的是保全名節，你如何反說出這樣的話來。我聽見你明日往地府裡去，只保佑你不要撞著一伙惡鬼，才是你的造化呢。若要撞著了惡鬼，那時節，你要求其如我這一死，只怕不能夠罷！」迎春笑道：「二嫂子說的是玩話，妙師父怎麼就著了急了呢。」

誰知妙姑這一席話倒提醒了鴛鴦，忙道：「二姑娘，妙師父雖然說的是極話，仔細想來倒也很是呢。我想二奶奶和我，兩個年輕的婦女，兩個小太監也算不得什麼，萬一路上遇見了歹人，可怎麼處呢。」迎春未及回答，尤二姐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和仙姑商量商量，把我們二爺也弄著來，跟了他們去，豈不放心些兒呢。」迎春道：「這如何使得呢，這裡都是些仙女們，那裡有安頓爺們的地方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可說嗎，人家這裡商量正經事，他又想到他們二爺身上了。」尤二姐道：

「我想到二爺身上，原是为保護你，難道是為我嗎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鳳丫頭，你也不用和我姐姐鬥嘴，他也說不過你，你只當著眾人給我磕個頭，三姑娘明兒個保了你去，憑著我手中的鴛鴦劍，腳下的手帕雲，就有幾百個惡鬼，保管你平安無事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齊聲道：「好！」鳳姐也點點頭兒，笑道：「三妹妹，你也不必要我給你磕頭，我就認真的給你磕個頭，難道你兜著我這個頭不成。你只管保了我去，我才剛才已經許下給林妹妹找寶兄弟呢，順便把柳老二找了回來，雙手兒也送到妹妹的懷裡，答報你的恩，好不好呢？」迎春笑道：

「三姐姐，你聽見了沒有，你這可再推辭不得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黛玉笑道：「你們都收了貧嘴罷，早些兒吃了飯，鳳姐姐也歇息歇息，明兒還要辛苦呢。」說著，遂命仙女們端上飯來。大家說完，出席，盥漱畢，隨便散坐。

只見尤三姐悄悄的拉了香菱的手，笑道：「菱姑娘，你到這裡來，我有句話要和你說呢。」說著，便拉了香菱到裡間去了。不知尤三姐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